

談

經

談經卷之六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儀禮 凡二十條

道莫大於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故禮未可一端盡也。聖賢以禮脩身，以禮教人，而不舉其數。惟曰：非禮勿視，聽勿言，動夫視聽，言動斯須不可去，豈擇目而行禮也。有冠昏喪祭，則禮行。無冠昏喪祭，則禮廢。如是禮之行者。

寡矣。凡禮之無目者，目所不能盡也。

聖人盛德至善，從心所欲，自然周旋中禮。如論語鄉黨一篇，皆聖人從心之矩。曲禮三千，悉由此出。惟其有溫良恭儉讓之意，而後有鞠躬蹶踏之容，虛文浮格疑似而非者，象恭也。承迷習醉，可由而不可知者，凡民也。故聖人教人以禮，而言禮以約，得其要，卽一拜一揖，見古人之精神，不得其要，雖三千三百，木偶而衣冠耳。禮非強作，是人道之經緯，無禮則無人道。孔子

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義生尊親尊親生等殺等殺生禮。天地之大德曰生。知生之說者。知天矣。知天之說者。知禮矣。天者莫之爲而爲禮者。亦莫之爲而爲凡。是書所言冠昏喪祭品節秩序。皆天理之不得不然。其間牽帥拘泥煩瑣迂僻。強世難行者。時勢古今之異。學禮所以貴於達也。

聖學端本澄源。先立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故

賢人用禮。執其上。凡民學禮。執其下。凡民識卑而累重。既失其大而忽于小。鹵莽滅裂。乃禽乃獸。故飲食衣服升降。裼襲坐起。拜立。別其嫌而明其微制。其外而養其中。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學禮者所當默識也。

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然善讀者。舉其一篇。而十七篇要領。皆可知矣。讀十七篇。而人倫日用。品節度數。無不在其中矣。不善學。

者執數求多。按跡摸擬如鄭玄諸人則十七篇猶謂未足耳。

儀禮較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裼襲合下有實地。然止于十七篇者用禮之家。十七副局面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起矣。作者借爲式樣使天下後世知禮之爲儀詳密如此。非謂世間禮法一一皆有題目如十七篇也。

○鄉射卽鄉飲酒禮。大射卽燕禮。既之卽士喪禮。有司徹卽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不

舊詳已昔之作者舉所嘗聞潤色補綴使後世
知禮之儀文如是古人陳迹如是非責後世一
一拘守亦非士大夫禮存天子諸侯禮亡之謂
也大抵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物止此飲
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
旋謁襲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
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孔子所謂殷因於
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人主爲禮
法之宗天子諸侯禮難預設若一一定爲常

制。便百世共守。是禮有因而無損益。雖三五帝王不能矣。卽今十七篇中。世守者。能幾乎

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而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稱士。遂謂禮獨士存。非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也。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也。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

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儀禮非盡先聖之舊矣。後儒纂述舊聞。雜以歷代儀注。薈叢成書。皆士大夫行禮節目。朱仲晦欲尊儀禮爲經。夫儀之不可爲經。猶經之不可爲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而已。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可知也。世儒耳食朱說。各騁胸臆。爲纂爲考。其破裂不足觀也。

昔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抑
末矣說者病其言過高然亦足以見聖門教人
有本未嘗屑屑儀文可知子曰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言禮則曰復曰約言教則曰一曰不多繁
文縟節非聖人語上之教

儀禮皆古人虛影學者精神淹貫方有理會若
但尋行數墨如康成輩較勘同異是正文字按
本演習如傀儡登場無生機血脉老聃所謂芻
狗莊生所謂蜩甲辜負聖人雅言之意

是書詳處太瑣。如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執皮內文兼執足。三分庭。一在南。鄉飲工左。荷瑟。後首。挾越內弦。牲醴。肩臂脊脇肱。一骨二骨之類。何其瑣也。及其行禮大節目。如冠于廟而竟不及其祖。禩既冠。見母見君。見鄉里親戚士大夫。而竟不及其父。婚禮自壻迎婦。降西階。以至入室。同牢。燭出。燕息。而竟不言。夫婦拜。至明日。新婦見舅姑饋食。醴饗。而竟不及夫壻。此類又何其畧也。如但舉其槩而已。則後儒讀禮者。

又何必爲之屑屑添補乎。

作儀禮者亦未及親見古人其辭多罔象如凡禮皆行於廟而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戶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猜度影響迄無定論每于篇終輒引記聞參伍其無畫一之見可知親見古人者必不爾

儀禮作于衰世故其儀文雖詳而大綱不清雖不及天子之禮而時或雜越以大夫亂諸侯諸

侯亂天子。往往有之。如燕禮稱君爲公。是諸侯之禮也。諸侯稱公。已爲僭矣。而其臣又有稱諸公。位在卿大夫上者。惟天子有三公。諸侯之臣貴無加于卿。而稱公。是亂天子也。鄭玄謂大國之孤四命。此周禮典命之說。周禮亦非古也。稽古以孟子爲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周班也。何嘗諸侯有臣稱公。大國卿上有

稱諸公者乎。鄉射禮諸公席三重大夫席再重。按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亦云。王席三重而禮運曰王席五重。諸侯席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大夫再重亦亂也。周禮天子射三侯九節。諸侯七節。大射禮諸侯也。而侯道九十弓。是亂天子也。惟天子之事稱大與諸侯射則用大侯。稱大射諸侯與其臣射用大侯。稱大射亦亂也。說者謂士冠士昏士喪皆士禮。然冠用爵弁。婚乘墨車。遣馬有繁纓。遣奠用五鼎。容

非僭與。周衰禮廢。諸侯強梁。大夫士無等。作者承襲其說。非盡先聖之舊可知也。昔夫子作春秋于諸侯名號禮樂亡等。皆因之而不變。欲直其事以存亂亡之蹟。示後世是非之公。彼有取爾也。若夫禮經所以正名辨分。別嫌明微。不可相比。襲其謬。是訓亂也。故說禮與說春秋異。世儒未達。

讀禮切忌附合。凡禮家言。非出一人一手。世遠得疑焉。得盡同。但据本文解釋。其同者自然。胞

合其異者不妨并存牽強比附失之愈遠鄭玄諸人所以多爲之說而愈紛也

世儒欲以儀禮爲經割諸禮合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孔子學夏商之禮無徵不信而曰吾從周況世儒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跡通之百世所謂愚而自用裁及其身者耳就使補輯完備校勘精切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畧舉其近者如士冠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

士親迎。乘大夫車馬。今可乎。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于宗室。三月。今可乎。納采。使者至門外。主人迎。拜不答。入拜。又不答。今可乎。主人迎。賓門外。先入。及階。又先升。今可乎。主人門外送賓。再拜。賓遂去。不顧。今可乎。男女相拜。男拜。手伏地。女子直立。肅拜。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內。一拜。今可乎。臣侍食于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侍食于先生。異爵者先飯。而後已。今可乎。盛服行。

禮忽爾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數十次不已。
今可乎。尊俎爵籩供饌之具。不設几案。錯諸地。
今可乎。食飯不用箸。以手。今可乎。書必刀。文必
篆。冊必竹簡木板。今可乎。人死三日然後殯斂。
今可乎。明器苞菁等無用之物。并納諸壙中。今
可乎。凡送幣獻酬之類。賓主不同拜。送者立俟
受者拜而受者又立俟。送者答拜。雖君臣父子
皆然。今可乎。賓酢主人不親舉爵。主人自酌以
飲。今可乎。食不設主席。主人亦不陪食。今可乎。

孫爲祖尸。父拜其子。明日儻尸。則子爲父客。受其獻酬。今可乎。舅下堂親洗爵獻新婦。今可乎。婦翁出門再拜送新壻。今可乎。子冠懷脯見母。母再拜受。今可乎。父母爲子喪三年。父在母喪與妻同服。庶子後父爲其母總麻。今可乎。國君燕卿大夫。僅屠一狗。今可乎。君父死。臣子爲謚。幽曰幽厲曰厲。今可乎。其他大事朝聘祭享小事拜起坐立難通行者。不可盡舉。必欲一一可信。可傳。使人必從。雖聖人復起。能乎。

昔人謂儀禮難讀。未知文辭難耶。義理難耶。義理不與于他經。文辭煩瑣。詳思自解。三禮惟戴記多名理。周禮多疑竇。儀禮差易。鄭康成偏囿自用。名理殊非所長。人見其附會多端。以爲特詳于制度。然統漏難可一二數也。每憑管見。畧加檢舉。實使學者自得。非敢角短長也。如冠禮緇布冠。缺項本謂冠後有缺。未合約之以組也。鄭謂缺讀如詩有頰者弁之頰。圍髮際也。又白履以魁拊之。魁履頭也。拊與跗同。足底也。卽今

之鞞樣反頭爲底是也。鄭解魁作蜃。耐作注。謂以蜃蛤附屨使白也。又旣冠見母于東壁。東壁者廟中東偏室。東爲東壁。西爲西壁。士虞禮云。饔爨在東壁。西面。特牲記云。饔爨在西壁。子冠母亦在廟。鄭謂母在闈門外。廟中通宮中門曰闈門。則是以闈門之外爲東壁也。古制左廟如鄭說。廟不在宅之右乎。東壁爲闈門。西壁又何門乎。昏禮姆纒笄宵衣。宵衣謂玄色衣也。故特牲饋食禮亦云。婦宵衣以其纒喪祭後吉。尚玄。

變于素也。鄭改宵作綃，引詩素衣朱繡之繡。又舅姑醴婦，婦疑立于席西，凡不正相向曰疑。士相見禮亦云不疑。君謂不敢邪向君也。鄭解疑爲定立之貌。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四維之如麇。小鹿曰麇。小羊曰羔。鹿野物難馴，執之須繩維。其足執羔當如小鹿四維之也。鄭謂執麇有成禮，執羔如之。鄉飲酒禮，主人再拜崇酒，崇者獎藉之意。賓告旨，故主人謝其崇獎。已酒，鄭云崇充也。酒惡相充實也。又主人釋服乃息，司正謂

主人朝服拜謝賓歸釋服即治具勞司正非謂
 息司正不用朝服也猶聘記云幣之所及勞不
 釋服皆敏速之意鄭謂脫朝服更服玄端而不
 知玄端即朝服也鄉射記云君射于國則皮樹
 中郊則闔中大夫兕中士鹿中中者盛筭之器
 刻木似獸形闔中似驢皮樹中似馬即易所謂
 駁馬也馬有駁樹亦有駁詩云隰有六駁駁樹
 皮斑駁似馬故云皮樹鄭知闔之為驢而不知
 皮樹之為馬也燕禮主人媵觶于賓媵與贖通

猶副也。正獻之外謂之媵爵。鄭解媵爲送。又疑爲騰字之誤。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栗與歷通。凡歷階者一足踐一級。故曰不過二等。過二等則超越。失儀。鄭謂不盡階二等。左右足一發升堂也。大射禮記：三侯有干。侯。參。侯。大侯。參。侯。立二侯中。故曰參。干。侯在內。近而易犯。故曰干。猶水邊曰河干也。鄭謂參作糝。干作彘。鄉射記：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中卽鵠也。考工記云：侯三分其廣而鵠居一。鄭疑其過大。乃以侯中

爲全侯不知古人射主行禮大其鵠使人易中
故鵠本大鳥也鄭云鵠小鳥又豸倚于頌磬西
紘紘者豸兩旁懸耳繩如冠之有紘而鄭以紘
爲懸帶也記飧賓不拜沐浴而食之本謂飧熟
食禮經不以君命故賓不拜道途風塵至館沐
浴乃食郊謂沐浴尊君也尊君則何以不拜又
上介不襲執圭賓襲執圭公授宰玉褻還玉賓
襲還璋賓褻凡執玉單藉曰褻重包曰襲玉有
繅而赤手執之曰褻以衣掩其手而併繅執之

曰襲。故曲禮及聘記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鄭泥玉藻見美充美。以衣裘解。謂執玉時。或裼裘。或襲裘也。又君使大夫還玉。賓升自西階。自大夫左受玉。退負右房而立。右房卽東房。升堂以東爲右。猶入門東之言入門右也。鄭謂右房爲西房。古宮室制未有西房者。又聘記大夫來使無罪。則饗之。過則餼之。本謂大夫以謝罪。通好來。與假道經過者。或饗之。或餼之。鄭謂嘉賓則與饗。有過則不饗而餼之。將以附合聘義。

愧厲之說其實非也。既飯而飲酒曰酌。酌者胤也。繼續之意。鄭謂酌之言演也。演安其所食也。公食大夫禮。鼎甗若束若編。本謂陳鼎門外。防不潔。故甗蓋其鼎。而以繩編之束之。鄭謂以茅爲鼎。竊茅可以爲竊乎。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謂十馬以一馬居前爲上首。九馬并列于後。所謂庭實之旅也。鄭云。卓如卓王孫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引晉屈產之乘爲證。喪服斬衰。首經絞帶。本謂

以苴麻絞爲首經又絞爲帶絞帶與經同故謂之要經所謂布帶則禮服之大帶也與要經異而鄭云要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則是以布帶爲要經也又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溢盈也盈一握曰溢溢之言搯也一手所握曰搯與搗通鄭謂二十四兩曰鎰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又繼母服齊衰與因母同因母者嫡母也因嫡而後有繼故繼謂嫡曰因鄭訓因親也又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髻衰三年不言裳同衰可知鄭

云婦人衣裳不殊。按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又云衣錦裝衣裳。錦裝裳非婦人衣裳。殊與又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本謂長殤。大功九月者。爲喪九日。中殤。小功七月者。爲喪七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有如八歲殤。無服。不當哭百日乎。則毀過齊斬矣。又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卽同居。繼父之子也。叔伯兄弟俱死。而叔伯母猶爲之服。鄭以婦人子爲女子。子喪。禮。幙。目。用。緇。幙。與。冪。同。遮。

蔽也。握手牢中。牢猶籠也。本謂空其中。以籠尸手。鄭謂慎讀如縈。牢讀如樓。又屨綦結于跗。跗足下也。如花跗弓跗前云屨魁跗。正與此同。謂屨底也。死者著屨連底束之。使牢固。鄭以跗爲足上。又襲尸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本謂將飯含。先以決繫。麗其指于腕間。使手不旁垂。乃施握交臂。如生時也。鄭于此段文義全不解。又大斂饌。斝豆兩。其實葵菹羊。羊卽所謂蹲鴟。鄭謂齊人語。全菹爲羊。又卜喪日。宗人

受龜示高高猶上也。本謂龜甲上可兆之處。先以示主人而後灼。周禮大卜亦云。眡高猶俗言上頭高處云爾。鄭謂龜甲高起。龜板平。未有高處也。喪禮有遣車卽送葬之乘車。鄭謂爲土木偶車。納于壙中者。又喪禮主人脫髦。猶言散髮也。髦與毛同。始死孝子投冠。留笄纚。小斂解去笄纚。以麻括之。旣殯成服。解其麻。加冠經。皆所謂臙髦也。鄭以髦爲子事父母之飾。又隸人溲廁。滌死者便器也。鄭謂閉塞溲廁。又邊豆實具。

設皆巾之。謂既實。菹醢果脯之具。設必加巾。鄭訓具。偶也。成偶乃巾。一邊一豆不巾。既夕記。朔月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下室卽室也。對堂上言曰下。鄭謂下室內堂也。又祭前三日筮尸。常禮也。特牲與少牢同。鄭不解少牢宿與前宿之文。遂謂士祭前三日筮。大夫祭前一日筮。避君禮也。夫用筮。同何爲。又避其日乎。少牢主婦被錫衣。錫通作緡。細布也。與錫衰之錫同。朝服布十。五升。用其半爲錫衰。此錫衣。則用朝服布也。主

人朝服。故主婦被錫衣。子虛賦。曳阿錫是也。鄭
欲附會周禮追師之文。謂錫衣當作屨。場他如
此類。譎張隱辭。不可勝記。附見各章。

儀禮成於後儒。手而古籍亡矣。不復見先王朝
會盛典。故觀禮。祗述梗槩。較諸篇最畧。愚顧喜
其近情。足以折周禮四時朝見之謬。篇末又記
天子率來朝。諸侯祭告羣神。未必盡是古禮。大
槩可觀。已。鄭康成偏執周禮明堂位之說。補贊
附會甚無謂。至如喪服傳解經。一一明允。鄭率

強引證反疑傳文爲誤。近代儒者纂三禮併傳割棄之。鄭作俑也。

凡古人禮服通謂之朝服。禮服衣裳通謂之端衣。色多用玄。緇亦有纁者。裳多用纁。亦有素。有黃。有雜色。及大帶與鞞。色時或變易。而衣色則少有不玄。緇者矣。卽龍袞亦以玄帛刺繡。故曰玄袞。無繡文者謂之玄端。緇衣耳。首服自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弁。自大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冕。至於玄冠。則自士庶人以至天子皆用之。

此其大較也。古人服色原不煩瑣。少牢饋食。主人朝服。卽是祭服。昏禮卜筮鄉飲燕射聘享。皆用朝服。故古人禮服稱朝服。爲其可以見君。卽凡禮皆可用也。自周禮五冕之說興。鄭康成極力附會。影響猜度。未必盡合古人之舊。愚于周禮司服。辨之詳矣。讀者舉所知。關所疑。不必如鄭強質也。古人廟制。前爲堂。堂北爲室。室西南隅爲奧。房與室接。室東卽房。而戶牖皆南向。房室之外。卽是堂之北。房室皆有牖。有戶。戶皆在

牖東牖皆在戶西。室牖當堂正中。所謂負依處也。堂前爲階。階不中堂。東階當房。牖之南。西階當堂之西南。主賓雖行禮于兩階。而堂前無復牖戶之隔。其實皆堂上也。自堂上東西直下兩牆。謂之序。堂之下序之外。東西相對。各有堂有室。是爲夾室。卽今之廂房也。堂下爲庭。庭中有碑。以定日晷。庭南爲門。門內有途。分左右東西行。各數武。折而北。當東西階。賓主由此揖讓升。堂門內外東西各有堂。有室。謂之塾。此其大畧。

也。鄭註皆未分曉。古者燕會席地坐。則兩膝著地。以股貼足。是謂安坐。以兩膝著地。直身起跪。謂之危坐。安坐卽尸賓及先生長者之坐。獻酬畢。脫屣升堂坐之類。是也。危坐如聘禮賈人西面坐。若積不起而授宰。持牲少牢。宗婦執籩。戶外坐之類。卽今之跪也。鄭註亦未分曉。又古者婦人無跪拜。唯喪則稽顙。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君賜且立拜。他可知也。故篇中凡婦人拜皆立。而男子答拜則頓首。故婦

人必俠拜。初一拜。男子答而起。婦人又一拜。
凡男子拜手。則必奠贊。奠爵。婦人立拜。執奠。執
爵。昏禮。婦執筭棗栗進拜。奠于席。特牲禮。主婦
致爵。左執爵。拜。有司徹尸酢。主婦亦執爵拜。是
也。惟昏禮。新婦三月廟見。則稽首著地。故禮文
曰。拜扱地。特言扱地者。明其殊於常拜。如男子
稽顙也。鄭註皆未分曉。

飯之品。黍稷稻粱。鄭註未分曉。凡稻粱皆粳米。
其粒長而大。古人以方器盛之。曰簠。黍稷之粒。

小而圓。古人以圓器盛之曰簋。稻品甚多。其粒最長者可半寸。故以梁名。如屋梁。強梁之梁。粳米亦取強梗之意。食之強益人也。又梁者良也。精鑿之意。凡米之精而顆粒長大者皆得稱梁。故美食曰膏粱。又穀亦有梁。其稈穗如蘆葦。品最下。楚人謂之高梁。亦以秸長實大得名也。禮記君沐梁則梁米而士亦沐梁則高粱耳。凡言黍稷稻粱者皆高粱也。稻宜水。黍稷高粱宜陸。稻南方卑濕處多。黍稷高粱北地高陸處多。中

原地饒黍稷而稻則希有。凡宜陸者皆可稱梁。言其亮而高也。宜水者皆可稱稻。言其滔而濕也。故古者酒醴多用黍。大夫饋賓無稻也。黍最早熟。暑月可食。故得名。而稷秋熟。則今之粟也。粟稷二字音義相近。稷之言謾也。尸起曰謾。嚴肅之意也。詩云既齊既稷亦肅意。蓋秋氣也。粟秋成。故曰稷。百穀皆秋成。故粟者百穀之總名。黍稷稻粱麥爲五。加菽爲六。分二麥爲七分。二菽爲八。加麻爲九。九種之類。又細分是謂百穀。

談經卷之六終

談經卷之七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周禮 凡四十二條

周禮非闕也。而世儒以爲闕也。考玉記非補也。而世儒以爲補也。非闕而使人見以爲闕。非補而使人見以爲補。是書所以奇也。五宮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人疑其裁自兩手。而不知本同也。是書所以愈奇也。世儒謂漢儒補記。

周公作五官。夫五官非聖人之作。記亦非漢儒所能補。殆六國處士縱橫之學乎。

世儒以六官錯雜。疑其爲後人所亂耳。如易以彖象附爻。詩書以序附各篇。春秋以傳附各年之類。夫易詩書以類附。爲便觀省也。五官錯雜。何爲者。耶。朱仲晦疑其爲草創。夫官屬三百六十條。分列無所不具。獨一編次。疑爲草創。求其說不得耳。蓋是書取法天地四時。天地之數成于五。五爲參兩之合。天惟五行。人惟五事。是

書六官以配天辰十二而省司空官屬以法五行用五數非闕也曰然則宜散天官于五官可也。以冬官分寄何也。曰冬官主事而四時惟冬無事萬物冬藏故其官爲司空。唐虞司空總百揆卽古之冢宰也。天無爲而冢宰知始冬無事而司空代終故司空散寄于五官卽冢宰兼攝乎百職也。司空兼考冢宰兼職一也。故易數水爲天一道家以水爲上德終始五德莫大乎水是以冢宰繼天司空治水功德同也。陽分六官

以成歲序。陰省冬官。以法五行。亦猶易數五而
爻用六。作者以此變幻其旨。隱晦其文。蓋天所
以能爲萬物主者。唯其不顯。君所以能爲萬民
主者。唯其不測。不測之謂神。不顯之謂德。故乾
元用九。潛而勿首。此作者之意。而世儒以爲錯
簡。正墮其雲霧中矣。

周禮之事。莫大于體國經野。擇土中。建王畿。分
九服。制鄉遂。稍縣都鄙。皆地官之事也。世儒謂
當移屬司空。若移屬司空。則地官不爲虛名乎。

夫水土國邑本皆地事也。司徒既爲地官，自不得
不任地事。地官既任水土國邑，則冬官之闕亦不
得不闕也。其餘惟有城郭宮室器用司空自宜任之。
然以之設官則不足，故別記工人補司空亦不得不
補也。

六官異事而未始不相通。四時異序而物生有
早晚氣候有遲速造化人事之自然也。故冢宰
掌百官而司勳司祿又不屬冢宰，司徒掌賦役
而職歲職幣又不屬司徒。宗伯掌禮儀而行人

司儀又不屬宗伯。司馬掌防禦。而司門司關。又不屬司馬。司寇掌刑禁。而司讞司稽。又不屬司寇。事爲之官。官無專事。長必有貳。貳必有屬。一器一用。一泉一布。關通數職。無獨遂之權。如人一身。大小相維。四體并運。苟手持而足不前。耳聽而目不視。則支離偏枯。失其常度矣。今欲分疏六官。變易昔人之舊。以合後世六曹之例。安知今人之是。而古人之非乎。是或一道也。

四時五行造化之秘。義文作易。禹箕敘疇。皆取

諸此春秋以還處士橫議譚天炙轂譎詭譎張
揣摩飛鉗之說莫不援引五行而六經之道裂
實由於此是書之作經緯禮樂名物綱紀治教
察其施爲次第實根本五德始終之意學術源
委可得而窺矣

是書大抵欲使人主安富尊榮崇體執要如天
運於上而以作爲之勞盡委于地春佈其德夏
揚其威秋收其利冬考其成名實歸於富強而
機謀主於隱密運於九地之下而發於九天之

上管子所以霸齊商君所以強秦皆是物也

儒者謂周官之重在冢宰不知所重實在司徒其言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人主所以設官分職爲土地也爲人民也司徒主人民地官主土地則是人主所持力者無如地官司徒爲重故其事獨煩其屬多于五官以此

司空掌水土自唐虞世已然司徒之爲地官則自周禮始耳雖然非是書始也昔者聖人作易

地水爲師。水地爲比。水藏于地。兵藏于民。其道一也。故古之治師者。寓兵于民。及戰國韜鈴之家。飾易說爲陰符。乃有奇門遁甲。八卦飛伏。隱怪恢譎之譚。是書所用。其微旨與。

人君合五官爲主。造化合五氣爲天。易曰。天德不可爲首。故王無名而冢宰首。六官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如四體也。天官有統而無爲。萬物皆附于地。生長收成皆聽命于春。夏。秋。三時。冬官無事而有終。自然之法象。非強作也。

世儒謂冢宰主爵祿官人。故其任重。不然也。古者興賢進能。爵人祿人。皆司馬之事。爵祿亦一事耳。冢宰無事不兼。故曰天官。所謂袞職。君相一體也。王以官寄天。天以官寄四時。人主所以善藏其用也。故夫乾者居西北者也。西北者無事之鄉也。

六官之屬。原無錯簡。作者意緒。曉然可尋。支干家以丑屬牛爲土。故地官之屬有牛。人雞司旦。故春官之屬有雞。人未屬羊。故夏官之屬有羊。

人戍屬犬故秋官之屬有犬人四畜分四官其
說本荒陋但世儒以爲錯簡議改訂則非其本
意矣

世儒謂司徒掌五教司空平水土因議改正必
若此則宗伯當爲司徒而司空稱地官可也今
旣以司徒充地官則地官之兼水土其義甚確
蓋世主所求多者唯土地而堪輿有空亡之忌
遊士滑稽逢迎世主因以水土合德併歸司徒
所謂揣摩飛鉗之旨不足深究也

儒者曰。六官既立。百度乃貞。周公制禮之大經也。此本尚書周官以論周禮。夫周禮六官。非尚書之六官也。周官立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未嘗分天地春夏秋冬也。設官分職。未嘗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也。六官整齊。未嘗奪冬官之屬。散之五官也。是書用尚書之名。而變幻其旨。盡天下之事。以爲官。官天下之人。以爲禮。禮云禮云。官云乎哉。官不可以爲禮。況以之爲經禮也。

周禮隱藏冬官錯列六屬牢籠百世之學者卽此便是縱橫之習詳觀其布置經營全似管子內政蓋其學雖宗聖人而雜以刑名功利焉可以誣周公也

周禮非專爲禮設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周官三百六十惟政與刑耳如司徒之十二教宗伯之五禮亟數其物而按其蒞官行事未有教民之實蹟孝弟仁讓之實事故周禮之禮未

可爲禮也

禮在天地間。惟三惟五。父子君臣夫婦。唐虞氏所謂三也。益以昆弟朋友。仲尼所謂五也。五者天下古今常行不易。所謂大經也。其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奉此周旋以節文斯五者而已矣。鄭玄謂周官爲經禮。夫官可以爲禮乎。大宗伯之五禮。蓋是書變換其說。而鄭玄執以爲周公之禮。豈周公之禮又異于堯舜孔子之禮。與夫抵禮教不明。一壞于聖遠經殘。百家補苴淆亂。

而失真。再壞于鄭玄輩。好信寡識。附合以求同。三壞于近代迂儒。妄生疑惑。紛更以亂舊。士非超然玄覽。烏能自得師乎。

作是書者。蓋周衰好古之士。不得有爲。技癢求試。故其言多摹古。而雜用術數。舛謬踳駁。什常八九。然以自鳴於百氏之林。亦鐵中之錚錚者矣。蓋其去古未甚遠。而先王規制遺文。猶有存者。今學士欲考古。舍此何適。雖未卽真。聊喜其猶似耳。

凡讀書明白易簡者聖賢之大道也其煩瑣隱僻者皆百家之小術也周禮與大道相違遠矣六經言道德是書專言名法六經之辭易簡是書之辭冗僻

周禮之不可爲經也不在五官之錯亂而況五官本無錯亂也儒者亟議改訂苟改訂矣周禮可遂行乎且如司徒鄉老一職而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人一市之中商賈幾何司市官屬凡一百四十二人一商之肆自

肆長至史二百有十人行此法也駭擾煩苛民
其能堪乎此管商縱橫什伍嚴密之政學者觀
其節目不通其大綱喜其文字不思其義理見
其布置不察其謀爲觀其名法不窮其源委猥
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其舛迕不通反疑爲
後人錯亂而不知是書之不可用者不在文辭
之錯亂而在事理之踈戾其所以眩惑後世者
不能掩其事理之踈戾而特譎張于文辭使人
不可端倪耳卽如世儒所訂六官一一整齊按

其職以設官。執其數以用人。六官之屬十萬。官多民少。糜沸蟻動。豈能一朝居。不深惟其事。理而徒以錯亂掩其謬矣。左矣。

讀周禮而後知道德功利。周孔管商之分。疑似之間而已。蓋綱紀法度爲治之具也。挾智用術。遂至蝟毛繭絲煩苛百出。則是以法度搯亂天下也。權謀之家作俑。使任放之徒借口歸咎于聖人。綱紀法度以爲枝指懸疣。君子所以惡莠之亂苗也。自秦以前。百家橫議。苞稂害其嘉穀。

自漢以後。諸儒承訛。魚目溷其夜光。經術不明。其來已久。理學諸儒。自謂千古旦暮。詆空寂爲異端。而陰用二氏。默坐澄心。以爲道。斥管商爲功利。而誤認周禮名法。縱橫以爲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以窮經。必先于知道也。

六經者。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是書則後世治天下之法也。天下神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計算約束。而望其必理也。聖人貴道不貴法。後世之治。純用周禮。正貳殷輔。簿書期會。把持約束。使上

言餘卷之七
下竭蹶稟承。姦猾不敢舞其文罔。法固使然而
實意。腴削虛文相掩。無事則苟且蒙蔽。有事則
頽塌不振。法亦無如之何矣。故孟子曰。徒法不
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

是書所言。高者不過古人名物度數。卑者則簿
書泉穀米鹽細瑣而已。雖有仁義道德之名。歸
于功利富強之實。名爲禮而實與禮無涉。學者
無卓識。隨人贊和。則千古無旦期矣。嗟夫。讀周
禮而不知其非周公之書者。暗也。明知其非周

公之書而不敢質言者欺也。聖凡雖隔不越此心。學者求信諸心而已矣。

行周禮之法。閭閻一出。一入。皆有檢押。民間一泉。一布。一馬。牛。一車。輦。皆有稽比。閭閻隸胥。絡繹四時。會要徵求。訖無寧日。民生其世如魚遊鼎釜。憂生理之感。而覺宇宙之爲隘。儻周公太平之書。然歟否歟。

六官之屬。皆詳于王畿。畧于侯邦。王者以四海爲家。法令獨詳于千里之內。則是偏枯之令。霸

者富強之私耳。故夫儀禮詳于士大夫，畧于天子。周禮詳于王國，畧于諸侯。謂天子以下可降而推，大夫以上可溯而考歟。其實皆衰世補葺。杜撰之書，非先王之明保典刑也。

周禮之謂周公，亦猶左傳之謂左丘明也。周公未嘗爲禮，左丘明未嘗爲傳。好信者耳。食其名爲訛而已。忠信曰周，大道曰周，始終循環亦曰周。語云：周旋中禮，豈亦謂周公中禮與。觀其言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以五行八卦爲方。以天

地春夏秋冬爲位。五氣循環周遊不息。故曰周也。術家以天闕西北爲不周之方。故是書託始于天。而闕冬以象之。藏冬于地。以應坎之鄰乾。鄒衍鬼谷輩。所謂終始五德之運。以道術爲滑稽。禮法爲詛諧。故其言本備。而毀以爲殘。其數本條。而紛以爲錯。其事本顯。而遁以爲隱。其文本周。而詭以爲不周。更自名曰周禮。將以濫竽於夏商二代之間。而世儒信以爲周公之禮。幾不爲其所挪揄也乎。

學古貴通方。執一隅而譚周禮。宜其不解也。如
秋官穴氏。是氏。豕壺赤友之類。本謂政至秋而
治定功成。四方皆已。翦削平定。惟是籬壁之間。
草木蟲蟻之妖。莫不皆有銷磨厭勝之術。以其
滑稽運其權謀。未可拘拘核其實也。如必執事
以論官。執文以求解。若何而可。儒者不達。妄謂
從聖人廣大心胸流出。夫炮土之鼓。救日之弓。
聖人廣大心胸中。何必有此等物。可笑也。

爲此書者。借古人影像。鋪張自家胸臆。所載典

禮名物。半真半贗。不可質辨。但覺瑣碎杜撰處多。又其道尚鬼。凡名法必先鬼神。大宗伯掌禮鬼事。強半。若先王之禮。專爲事鬼而設也者。故卜筮巫祝皆屬禮官。其言荒誕甚。違民義之訓。鄭玄崇信讖緯。極力從臾。以爲周公之作。附合三代故事。多爲之說。而終難強通。善讀周禮者。以周禮讀之。不必問周公也。

六官名法。多因先王舊典補葺成章。其間馴雅正大可通行者。是先王之舊也。其瑣碎拘泥煩

復不近情者。是後人之補造也。故有玄覽獨照之識。知變通損益之宜。然後可與談周禮。不然則其利天下也少。而其害天下也多。

按是書所詳者名數。而名數不可盡拘也。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其人凡七萬有奇。無常數者。尚不與焉。則是王朝庶官日食十萬。以推之列國。一一按法用人。盡天下之人以爲官。亦不足矣。蓋其所言不在人而在官。不在官而在法。因數之多寡。以誌事之輕重。借官之秩序。以寓法

之詳委。所記典故名物。不必皆有。而時或杜撰。以足數。其言若迂闊。而究其旨。有所切指。其名似懇款。而按其事。不必實用。所言在此。而意或出于彼。要者反畧。而其不要者反詳。如司馬諸職。爲軍伍設。而職目所云。多非其正。司寇之屬。多隱語。司徒治地居民。大抵與司馬相表裏。皆縱橫押闔之法。善讀者觀其大綱布置。以會通其旨。至于目中隱顯出沒。旁及其餘。而不直指其端者。亦可因一隅而窺其全矣。

讀是書者。觀五官布置。經緯錯綜之意。脩內謀外。藏鋒蓄銳之機。令行禁止。除姦剔蠹之法。課功計吏。勵精振作之權。理煩治劇。通明練達之識。秦漢而降。論吏事。少有能過之者。若夫區區辨六曹之職。掌訂簡編之殘闕。是守章句之鄙儒。抱案牘之迂吏。烏足與譚周禮乎。

從古有治人。無治法。所謂人者。非取備數而已。周官之屬多至十萬。豈先王爲政在人之意。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道以仁。

是書但知用人而不務取人之本。但知官備則政立而不思人得然後官舉。苟徒具官而不察其人。人愈多而官愈冗。官愈冗而事愈廢。以此望治不可得矣。

世儒稱周禮精詳其實。鵠突如大宰之八法。八統。九式。九兩。六敘。八成。六計。司徒之十二教。十二荒政。大宗伯之五禮。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五戒。皆徒有其名而不詳其施用。如司服之五冕。五弁。司弓矢之六弓。四弩。八矢。王弧。夾庾。

唐大之類。亟數其物。而不言其制。使後世訓詁之士。懸空猜度。猜度不中。詭曰古有是禮。今亡矣。而不知古未必有是禮也。前人以杜撰作之。後人以杜撰解之。今人又以杜撰改訂之。嗟夫。五齊三醴之說未明。而議裸獻袞冕。裼襲之說未明。而議服色。禘祫朝廟之說未明。而議祭享。井牧之說未明。而議賦役。耳食鄭康成之陋。而議考訂五十步百步。可笑等耳。

周禮之要在體國經野。故其任莫重于地官。宅

土中以建王畿制鄉遂稍縣都鄙以治內分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以治外內爲井邑丘甸以正其賦比閭族黨以居其民伍兩卒旅以寓其兵外爲朝覲會遇三年五年六年之期以序九服此周禮之大端也故鄭康成謂爲周公既營洛邑作此書授成王然則皆周家已試之成法乎而成王盛時未嘗一日都洛也周之都洛自平王始平王都洛而周衰矣諸侯不朝王政不行六百里之畿封安所得鄉遂都鄙井邑丘甸

之法朝覲會同九服時見之禮歟。體國經野託諸空言而設官分職可知已。作者以意見揣摩世儒以爲實然豈非好信之過歟。

大司徒土圭長一尺五寸。于夏至日樹八尺之表于陽城之地。日影在地一尺五寸。與土圭等。卽是地中地。四遊于天內。上下四旁。大約不過一萬五千里。日影在地。每千里差一寸。而隋書稱宋元嘉時。使使往交州。夏至日測影。在表南一尺八寸二分。陽城去交州萬里。而影差一尺。

八寸二分。是六百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測影于金陵。一尺一寸七分。洛陽影一尺五寸八分。金陵去洛陽北千里。而影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然則司徒之說未足信也。按漢書西域傳。大秦國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在西海外。近日入處。魏書大秦國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居兩海間。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土圭地中之法。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

朝多陰。日影於地。每千里差一寸。萬里差一尺。四萬里差四尺。在地四尺。在天則四萬里。而日月無異於中國。是東西南北變移之說。皆未足信也。大抵天地之太。日月之遠。殆不可知。日入又在四萬里外。誠不知其幾。而但觀日入時。其大數倍于方中。近大遠小。則方中時。去地不知幾十萬里。据緯書云。天周圍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計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地在半中。則天日去地十七萬三千五百里。日中遠。

子曰入理或然歟。子思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故夫子教子路不知爲不知。春秋穀梁云。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也。其此之類然則周禮豈真聖人之經歟。

周禮非聖人純粹以精之書。然作者雄材大畧亦自不可當。質有瑕玦。文有純駁。理有是非。事有得失。自其本來。鄭康成妄擬周公。世儒闕然附和。遇紕繆輒歸咎于後儒之錯亂。嗟夫。後儒

何能措一手也。謂後儒措手而亂之已非矣。後儒又措手而改訂之。其將能乎。朱元晦篤信好學。志大識短。欲考正六經。而其爲周易本義。疎淺無當。改毛詩古序。篇篇成錯。晚議變置三禮。割記以附經。未果而世儒承旨。鹵莽磔裂。毀前人之舊章。違作者之初志。譬如補器。始猶微罅。今且支離破碎。愈不足觀矣。昔人所謂可長大息者也。

說者謂六官闕司空。以考工記補之。今觀其函

蓋脗合原非增補其辭氣矯然先秦戰國風調漢興陸賈諸人不能辦而求諸建元以後愈不合矣自是原本決非添設就使添設亦卽作是書者有意爲之非後人所能辦也其器卽五官所用之器其法卽五官所共守之法五官之屬三百三十有六記之工二十有四合之適滿三百六十五官之屬闕十一而記之工闕六謂爲偶爾何其天然符合也戴記曲禮下篇亦有五官六工之說與是書正同故周禮非闕也考工

記非補也。所以小變其體者。如樂終亂之以武。如六師振旅。正出奇歸。以極文章之變。使周禮無記。五官方幅。何異除目。是書所以變而愈奇也。

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之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爲添補。何獨于周禮而疑之。至戴記四十九篇。世儒欲以分附諸禮。非其記者。旣欲強爲記。以附經。其本附經者。又欲正經以割記。顛倒狐疑。訖無定見。徒爲智者所

竊笑耳

術家之事尚陰謀。故周禮精神全注于冬官。夫
人日用而不知者。惟器爲然。易曰。形乃謂之器。
成而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之神。孟子謂一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五官之事。誰非工也。
故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藏神于器也。冬
水司令。而水反涸。天下之物。柔而善藏者。惟水
天一生水。乾初主潛。故司空主事。而無事。周禮
之秘。在司空。

朝廷之事莫非工也。國家之用莫非器也。工以人代天器以用前民。凡記所列城郭宮室車旂弓矢戈戟鐘磬筍簋玉帛之類。六官禮樂征伐咸用之器具矣。六官分布其體。考工閱實其用。有官無考則其器苦窳。官具而器不中程則其工曠廢。是以有五官不可無考也。

六官名屬次第如春秋之有經。詩書之有古序。一書之綱領也。舊本置之篇端。後儒疑有錯誤。不知其所經營正在此。至于各職繫事如綱之

有目。吳幼清考訂三禮削而不用。讀其職事而不知其官爵之崇卑。人數之多寡。與夫宦寺婦女工賈奚奴之異。何以辨其職事哉。朱元晦改詩序。黜易序卦。其蔽與此同。今分置各職之前。以爲綱繫其事。以爲目。使讀者便于觀省焉。凡禮者。義而已。古今不同時。而禮可以義起。三禮所載。不必盡同。損益之義。百世可知也。學者兩端用中。較若畫一。苟穿鑿比擬。如前之爲訓。詁者旣非。而妄臆改訂。若今之爲考註者。尤謬。

斷鶴之頸以益鳧。裁狗之皮以補貂。豈惟喪其
舊觀。亦且乖其常理。不知而作。其斯之謂與。
鄭康成解周禮有本文明白。易曉註反牽強不
通者。如天官掌次設皇邸。皇者美大之稱耳。鄭
云染鳥羽象鳳凰色爲屏風也。王府王之獻金
玉兵器良貨。賄謂王所受諸侯之獻耳。鄭云王
作以獻諸侯也。小司徒職凡征役之施舍。施謂
加役也。舍謂免役也。故論語云君子不施其親
謂親者則免其役。顏淵曰勿施勞。謂不以勞役

加人也。故國語云：聖人之施舍也，議之。鄭註：施作弛。牛人職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本謂祭享用牛，求牛之純全者，授充人芻養待用也。鄭云：享牛，祭日用之求牛，明日繹用之。是二牛也。地官司市職僞飾之禁，商賈民工各十二，大較分數然耳。鄭謂爲四十八禁，引王制不粥于市等語實之外，少十二以爲未聞。天官九嬪世婦女御，本皆職官內臣也。鄭云：分奉王寢半月而週，后土本卽社神。鄭謂句龍爲后

土死而配享于社非卽社也秋官士師祭勝國社稷爲之尸本謂刑屬金殷金周火德勝之故以刑官爲亳社尸鄭謂爲畧之春官掌客諸侯饗禮十有二牢本謂諸侯饗天子數用十二鄭謂爲王饗諸侯也秋官閩隸職掌子則取隸焉謂閩隸掌養鳥子公用鳥子則取之于閩隸鄭謂王立世子取隸卒也秋官大司寇禁民獄訟訟有罪卽是獄鄭云以財相告爲訟以罪相告爲獄秋官蜡氏掌除骺蜡卽八蜡之蜡與魚腊

之腊通。骹骼之乾者爲腊。鄭變作蠅蟲之蛆。司
烜氏掌火。烜卽詩赫兮烜兮之烜。火明貌。鄭變
作衛侯燬之燬。庶氏掌除毒蠱。庶者痊可之意。
鄭變作藥。煮之煮。春官甸祝禩牲禩馬。禩與禱
同。祈也。詩云。旣伯旣禱。旣差我馬。謂禱牲求獲
禱馬求壯。鄭變禩作伏。誅之誅。秋官掌囚云。中
罪桎梏。械在頸曰桎。如春秋傳。宋樂轡以弓戲
梏華弱。周易童牛之梏。皆在首也。鄭謂桎在足。
秋官士師。荒辨之法。令民通財。糾守。緩刑治獄。

訟卽是辨治凶荒之法。鄭謂辨作貶冬官。桃氏
爲劔。設其後謂手所把之後設首也。鄭訓設爲
大。賈氏因引易長裕而不設附會之畫績之工
山以章本謂山高色宜章明也。鄭謂章作獐。畫
山當畫獐。天官大宰懸治象挾日而斂之。挾與
夾同。間一曰謂之挾。蓋三日也。鄭變挾作浹。天
官九式曰匪頒之式。匪與斐同。文貌詩云有匪
君子。細而均。故文。鄭變匪作分。宮人職除其不
蠲蠲。潔也。鄭因儀禮圭爲而哀薦。變蠲作圭。冬

官弓人曰弓有六材。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芽之。六語三韻。二句相連。鄭以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爲句。解云。無難易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爲句。解云。納槩中也。凡此之類。文義本明白。而鄭解反不通者也。亦有文義不明。而鄭誤猜者。如地官媒氏職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謂禮夫妻合葬。而信堪輿之說。改域別遷。男女幼未可婚。而信祿命之說。早嫁免殤。皆非禮也。而鄭謂生非夫婦。死相從爲遷葬。

女未嫁死與男合葬為嫁殤。天官內饗職云馬黑脊而般。斑臂螻。按內則螻作漏。馬蹄瘡如蟻孔曰漏。螻卽蟻。鄭謂馬肉螻蛄臭也。又瘍醫職腫瘍之祝藥。祝猶祝髮之祝。斷落也。凡瘡醫落則痊。鄭變祝作注。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酺醪也。合出錢飲酒曰酺。漢法賜大酺。鄭變酺作步。為馬崇之神也。地官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古者窆用甕磨。甕用之。土葬則遂師抱磨。示躬役也。鄭變磨作歷。謂抱策歷數。執紼人名也。冬官玉人。

大圭杼上終葵首。杼，杵同。猶輪人爲輪行澤者。欲杼之杼謂圭形上剡而圜如杵。終葵，卽爾雅所謂繁露。本草謂之冬葵，卽終葵。冬終也。今之黃葵秋開，其花葉大，得露多，故稱繁露葵。性朝日比下，天子爲道揆之首，故刻葵圭首，猶蓼蕭之零露澤及四海也。鄭謂杼作舒，引方語推頭終葵爲徵，則是以爾雅中尅當終葵，以菌當葵也。夏官司兵職建車之五兵，本謂車上建立戈及戟、酋矛、夷矛，五也不言弓矢者，弓矢不可建。

立而車中自有弓矢。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又云：公車千乘，二矛重弓。鄭謂步兵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車之五兵有夷矛而無弓矢也。冬官：輶人輶，欲其頎典。又云：馬不契需，頎長也。典，堅也。謂車轅欲其長而堅也。契與契通，猶食也。需與孺通，煩擗也。謂輶良則馬不受其煩擗。鄭變頎典作懇殄，變契需作怯懦，輪人殷，故而馳殷隱也。車行疾聲。詩云：殷其雷。鄭解殷作橫行。車人：車渠渠與規通，謂輪週迴也。鄭謂渠爲

輪牙。弓入。弓而羽殺。凡弓隈曲處稍薄曰殺弓。拊無力。則兩隈動搖。如鳥羽也。鄭變羽作扈。又。弓人斲目欲荼。荼。茅秀和柔也。故玉藻諸侯笏之。不挺直者爲荼。木節挺直斲之。使荼。鄭變荼作舒。玉人駟琮七寸。天子以爲權。駟之言粗也。市僧之稱。駟善評物價。故權物之琮。謂之駟琮。鄭變駟作組。如此之類。皆文義不明。而鄭遂誤猜者也。其他不及枚舉。附見各章。

山莊集

談經卷之七

三

談經卷之七終

談經卷之八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翻校

論語凡二十六條

夫子刪正六籍學者尚未識要領論語一書則與羣賢直指盡言爲六經之菁華倫物之軌範名教之宗印士欲希聖未有能舍此者矣

論語二十篇不單提性命大道一貫原無精粗聖人默而識之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庸言庸

行自然妙合。此無行不與聖教之宗旨也。今世五尺童子。勦說天人。於學未得。於道反損。蓋濫觴于宋人之理學。而滔天于今日。道在秦漢以前。不言而尊。其在于今。屑越成話柄矣。讀論語當先會此旨。

大道神奇。不越尋常。神奇莫如天地。而易簡盡天地之德。神奇莫如人心。而良知盡人心之理。神奇莫如生死。而不二立生死之命。神奇莫如萬物。而中和成萬物之能。聖人所以不言隱怪。

不離日用。但本分不虧。至道不遠。厭常好奇。爲世道人心害大矣。天地所以高深。日月所以著明。山河所以流峙。鬼神所以變幻。聖人皆存而不論。四教則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下學而上達。百家之言。千奇萬怪。終不能出其範圍也。

先儒以論語合大學中庸爲四書。其實未妥。大學中庸二篇。是禮書根蒂。離禮孤行。則有偏上之病。孟子譚性命。距楊墨。以道爲己任。未免小

立崖岸。蓋爲亂世無君父處。士橫議不得已而
作。士志於道。當法聖賢。平常至當恰好處。不須
學。其不得已處。孔子亦當亂世。讀論語。未見其
甚不得已。卽此是二聖大小分段。不可不知。
讀論語。通覺天下無一不可與之人。無一不可
處之事。無一處不是學。無一物不是道。宇宙自
然寬廣。胸中自無間氣。

詩書詳已然。無如論語親切簡當。隨人賢愚大
小如水行地。江河溪谷池沼溝渠。無處不到。隨

分汲取各各沾是所以爲聖人之言

論語無到底刻煞之辭無一偏拘執之見意思
從容不迫道理活潑無方語上不遺下語近不
遺遠故曰兩端非聖人不能

洪荒以來道術雜而悠謬荒怪之譚不可勝數
卽詩書所載若禘祀卜筮之類雖文武周公已
極信從至仲尼立教一以民義爲主所講惟子
臣弟友謹言慎行尋常分內便與天地合德鬼
神合吉凶若夫怪力亂神則不語命與仁則罕

言請禱則曰丘禱久矣居蔡則曰何如其智問
死則曰知生問地則曰事人中庸易簡可知可
能所以範圍曲成爲斯文之宗範也

他書但逐字解意思都盡論語不須逐字解意
却盡不得聖人言語含蓄使人自得後世文字
肝膽嘔出所以淺薄

子曰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無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夫子五十學易
故言行皆易論語意思正自變動不居後儒執

典要解所以無味

聖人教人兩端用中。因材施教。答問初無常主。如語敬所以防其逸也。語知所以祛其蔽也。苟無逸則不須言敬。無蔽則不須言知。不似後儒居敬立本窮理致知教人定局也。

論語描寫聖人生氣不徒記其言語而已。聖人氣象溫厚言語有風人之致。嘗曰不學詩無以言。故其辭不煩而意遠。如譏季文子三思。諷子貢言詩不敢望回。已不欲無加諸人。譏子路好

勇答達巷黨人荷蕢與曾點言志之類皆從容
悠遠使人深思朱註以淺近爲主於微婉處體
貼不出乃自謂讀書直訣其實木強也

論語文字平易而意味深永註家不解使學術
頓差如由誨汝知之乎妙在不知爲不知人道
之當然而朱註云由此求之有可知之理意相
背矣告子路成人舉眼前人四般材藝爲例但
能學問涵養皆可成人朱註謂必才德兼全適
以阻下學因材之路又如子貢言我不欲人加

諸我亦無欲加諸人。此強恕之事。分明子貢可及。夫子爲其未行而言。故爲抑之之辭。朱註信以爲子貢未能將使學者疑強恕爲難矣。其論令尹子文。陳文子忠清。未知焉得仁。謂仁知一理。二子未嘗學問。性地未融。襲取偶合而已。朱註以爲未知其心。夫未知其心。固不可謂仁。然旣未知其心。又焉可遽謂之不仁乎。人心終于難知。則天下終不得一仁人矣。豈聖人之意。又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謂老彭

多歷年所親見列聖故信古傳述無與爲比夫子以神交比親炙以聞知比見知云爾朱註謂老彭生平好古傳述殊爲無稽此類猶諉曰聖言微婉難曉耳至于記者記事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正是描寫子路躁率之狀卽夫子所謂兼人欲退之者也而註謂子路聞善必行門人莫及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謂不以精細厭飽卽所謂不多食也而註云食精則能養人豈聖人撙節之意此類非一讀者不察而信

之則學術並差矣

後儒將道理作題目。其做起于有心好勝。聖人
心虛氣平。忘人我無已甚之行。故無迂闊之論。
世儒見理雖深。而涵養未純。執滯固我。理勝而
氣愈激。其與人言。強直自遂。其著爲書。競趨奇
險。論語文辭。金和玉節。與聖人傳神。君子所以
出辭氣遠鄙悖也。

二十篇無一語不會通。心性然竟無一字說心
性。所以微妙玄通。卽此是無言無隱公案。

山世十書集 二 論語卷之六
聖人不言虛無。以虛無本無言也。不言卽是虛無。故曰默而識之。二氏專譚虛無。夫虛無何容譚得。世間一切見成。人事物理。何者可離。若逃向虛無。須將世界抹滅。人物都休。無是理矣。至於人死已屬虛無。乃作爲人天果報。種種幽怪。執以爲有。其顛倒譎張。甚不足信也。

人性無形。難言論語。不言性。孟子諄諄性善。故七篇首仁義論語。二十篇首學習。凡人祇緣不學習。疑性爲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下學而

上達雖有忠信。不如好學。桀紂若肯向學。何至
爲桀紂。論語不言性。但教人習。所以省辭說。
論語每言知而教多主仁。蓋知者大虛之元神。
在人爲明德。德莫妙于知。知體無爲。故聖曰生
知仁屬有爲。故曰仁守中庸於舜。稱知於顏子。
稱仁三達德。首知次仁。大學首明德。聖人教人
下學上達。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
之者。又曰知德者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中庸言誠卽是言仁之意。

論語言仁。又言義。仁者萬有之元。義者萬用之利。包孕曰仁。裁制曰義。故德莫大于仁。功莫大于義。二者世教之綱領。聖學之大本大用。孟氏七篇之義。淵源于此。

道以聖人爲心。列聖以孔子爲心。六經以論語爲心。論語是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畧。心不開明。耳目手足無所稟受。六經如律。論語如例。例熟則五刑之屬三千。皆可引附。論語熟則六經之言。迎刃解矣。

道一而已。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既啟，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續集大成，上下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闕繹未盡，留之以待二氏者乎？佛氏當吾夫子沒後千有餘年，其教始入中國，其言語侏儻不可通，而中國學士爲其徒者，私取吾聖人文字義理，爲之譯說，如所謂妙明寶明，是吾聖人之明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禪定是聖人之定靜也；止觀是聖人之知止也；不二，是聖

人之仁也。空卽聖人之屢空也。色卽聖人之形色也。觀自在是聖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土是聖人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愠也。無罣礙是聖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真如是聖人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隱也。陰根塵界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之萬物皆

備也。所謂生死輪迴。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
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
言。彼卽立異。豈容別構。而其所謂明德智慧。圖
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
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
六籍之所已言。其粗鄙誕妄者。道所不載也。彼
欲竊吾道之精。以飾其粗。而世之愚夫。因其粗
以信其精之果爲彼有也。故其勢漸與吾聖人
抗。而爲吾聖人之徒者。惡其抗而不欲與之爭。

遂憤然一切割吾所本有者棄之。別爲一種踽
踽涼涼孤潔之學。求以隔彼于藩籬之外。不知
適以成彼之大。而自感其方字耳。故愚嘗謂儒
者割吾聖道奉彼二氏。彼如僑居寄生。吾以地
主宗盟望塵左避。却車讓路。是二氏之害道。非
獨二氏之罪。儒者養成之也。近世儒者解四書。
別爲一等拘絜之譚。擇二氏所不言者。然後言。
吁亦陋矣。吾自奉吾聖人之訓。於彼何預。吾聖
人之教明。而彼欲不出吾宇下。不可得已。

論語。聖人講學之書也。孔子以尼山布衣不藉寸圭尺土。而能使三千七十士。雲合景從。至于患難流離。老死不忍去此。聖德過化不戒自孚。尋常交遊意氣。何能及此。後世士無聖人道德風猷。而妄思踵聖人之蹟。聚徒結社。名爲講學。已乃訕謗朝政得失。議論時人長短。口舌興戎。禍延善類。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何可獨歸咎世人也。夫咸宜之謂義。共由之謂道。聖人無言無隱。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慮至深遠也。

故學之不講以爲憂。講學而貽之憂則其所講者非也。朋自遠方來以爲樂。朋來而不樂則其所爲朋者非也。經術不明。身世併累。讀論語者不可不知。

篇中各章次第相承。各以類附。其記諸賢語皆與聖言足相發明。故并存之。近世儒者見爲門弟子語。用意吹洗。自謂卓識。而其識轉卑矣。佛宗元謂論語成于夫子沒後。有子曾子門人之手。故諸賢獨二子稱子。按曾子少夫子四十

六歲後夫子沒而篇內記其平日之語則知是書成之日距天子遠矣然亦本七十子手錄後人述之中間覲面開示諸子處天機壘壘千古如生決非後人所能創造也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謂魯論語自齊謂齊論語二家最先出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壁又得古論語今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二有兩子張篇此其異耳

按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厲而論語
有齊魯可據故得免魚目之憂漢魏諸家訓詁
膚淺朱仲晦集註自謂獨得然往往以自己學
術解釋聖言或未達圓神之旨聖人言約而義
遠未可一端盡耳

談經卷之九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孟子 凡三十二條

大道無垠六經浩淼乃至論語之教循循有歸
然其言寬簡而有餘裕包荒而不爲典要及乎
聖遠教堙下迨戰國處士橫議百家簧鼓竿濫
不可勝聽而孟子生當斯時獨能守仁義性善
中庸之教發明顯微博約下學上達之旨斬然

山陰先生集卷之九
歸一。七篇之辭彰明較著。而其旨精融深遠。當世由而不知。後世習而不察。烏乎微已。若孟子者。尼父之適嗣。聖之繼者也。豈但如世儒所云大賢亞聖之次而已哉。

趙岐謂孟子通六經。尤長于詩書。程正叔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知易莫如孟子。又云。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知春秋莫如孟子。愚按孟子言四端。卽易之四德也。仁義卽

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卽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卽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糴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記曰。疏通知遠者。書之教其天也。誣此本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語。而後人言爲孔子言。非也。書刪自孔子焉。得誣至七國處。士橫議真。

層始淆。浸淫至秦漢。如張霸之武城。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丘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心法。與孔子教賜商言詩意正同。而程正叔引詩亡。然後春秋作。但謂孟子知春秋而愚。則此益信孟子之深于詩也。蓋詩之美刺。與春

秋之是非相表裏。二千年來。學者未通曉。自孟子始發之。然則知詩尤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俾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也。諸傳紛紛語。夢而獨孟子謂五霸爲三王罪人。春秋與禱杙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哉。至于先王之禮。巡狩述職。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若周禮之煩苛。儀禮之瑣碎。王制明堂位之附會。皆強世難行。欲考古禮法。先王莫善

于孟子矣。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後儒襲其語，以爲樂記，卽孔子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之意。故達禮樂之精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愚故曰：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此也。

仲尼非必待孟子始尊，六經非必待孟子後傳。然當戰國之時，無孟子，則仁義之緒，幾乎絕矣。

孔子在春秋諸侯大夫猶能博學道古稱述先王。至于戰國遊士縱橫之家譚天炙轂之口。緯稗伎方之學。如蜩如螗。是時稱唐虞述三代。明性善譚仁義。烏可無孟子哉。去聖未遠。六籍尚存。故七篇之言。明徵可信。其他傳記。如周禮春秋三傳等書。皆後人脩飾辭多附會。如言班祿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質之論語。子路言志。千乘之國。夫子哂之。冉子言七十

五十里則子路之千乘爲百里甚明。古大國無過百里信矣。其告滕文公學校之設。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言三代學制異。而其所學同也。禮記王制。學有鄉國東西上下等制。煩復不經。又如陳賈言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但言周公誤使耳。孔書蔡仲之命。誤解金縢。我之弗辟。謂周公辟管叔。囚蔡叔。後世遂訛傳周公殺兄齊人伐燕。本宣王事。燕昭王報讐伐齊。則齊湣王時矣。司馬遷作史記。併以

伐燕爲潛王事。又齊人取燕。孟子教以法文武。順民情。司馬遷作燕世家。遂云孟軻勸齊王伐燕。云文武之時不可失。其是非錯亂如此。烏足盡信乎。

孟子人品心術正大光明。議論開口見心。更無回互詭譎之譚。行已與人坦然寬平。雖頻笑不苟。而亦不至矯激違情。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者也。

孟子步趨孔子。故論語意思深厚。七篇卽其註。

疏也。如告人君問政。孔子舉其大端。孟子倒囊
而出。制產設教。一一指掌。只是教之富之之家
法而已。論語之言寬而有餘。七篇之言詳而惟
允。

孟子學問政事。皆從心上發揮。論政惟是一念
不忍。擴而充之。論學惟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更
無枝葉之譚。亦無隱藏之秘。讀其書。如清風明
月中行。神骨森爽。

學者學孔子。如泛滄海。不可以桴筏渡。不可以

孟蠡測學孟子坦易直方。無城府荆棘。不增不減。不剛不柔。清之不濁。澄之不清。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側而目不瞬者也。世儒謂孟子太露英氣。此但以文章光燄卜度之。非知孟子者也。孟子一生學孔子。孔子教學者切切偲偲。怡怡如。自家惟溫良恭儉讓。孟子亦謂君子晬然盎然有道之士。無過剛者。若孟子但可謂之正大光明而已矣。

或曰。孟子欲效用於齊梁。而其所言惟仁義當

時富強成風使齊梁之君不爲富強何以自立
嗟夫此正當世所以不能信用吾孟氏者也七
篇之言詳已夫成敗利鈍小數也善惡邪正大
分也治亂安危遠畧也七國不行仁義旋踵而
滅秦不行仁義再世而亡漢高文景行仁義而
興唐宋以下至今未有治世不行仁義未有世
亂非不仁不義者也千古若大路使齊梁之君
能行其言豈與七國俱亡乎今有病羸者人教
之寡慾此至理也彼見以爲迂闊而牽於酒色

不能自斷。反疑人言之。未必效。而恣情縱慾。遂至于死。是果人言不效耶。抑不用其人之言耶。仁義不可一日舍。猶水火菽粟也。人日用而不知耳。

從古未有天下之大。可以人力俛得者。二帝三王之王也。因天命人心之自至也。七國倚強力。求爲帝王。謀臣策士以力相尚。未聞道也。夫道濟世安民而已。能濟世安民之謂王。未聞求爲王。而後濟世安民者也。孟子思以道濟天下。世

主自利心甚故不得已而曰行仁則王爲世主
庸君言耳故南宮适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深
得聖人難言之意夫子所以亟稱之孟子告齊
梁本心如此凡聖賢論治論其理不論其事論
其久遠不論其旦夕論其大經大法人人可行
不以私智小慧誤天下後世知此然後可與讀

孟子

孟子爲卿於齊辭十萬之祿其風格峻峻如威
風翔千仞可望而不可拔及其去齊三宿而後

出畫渾厚惻怛又如此讀其書論其世可想見其人

魯男子絕不似柳下惠是善學柳下惠者也孟子絕不似仲尼是善學仲尼者也凡善學者不求其似後儒學孟子便思壁立萬仞泰山巖巖可謂善學孟子者乎

世儒讀孟子以不見諸侯抗禮王公爲盛節此未足以重孟子也自昔韋布勢重無如戰國世七王紛爭遊士以機智相傾如騶衍淳于髡蘇

秦張儀輩皆利口變詐傾危人國所至王公分
庭抗禮長跪請教蓋畏之也孟子自負名世以
道愛身當此時不得不愈自重故雖受君之餽
而託于諸侯則不敢君召不往而以禮聘則必
見貨不可取而卻賜則以謂不恭陳仲子無君
臣上下則惡其矯廉泄柳申詳踰垣閉門則病
其已甚平生願學惟孔子時中守庶人之分辭
齊卿之祿見可知幾難進易退誠不欲與雞鶩
爭食而獨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彼衍儀輩機變

震主積習成風逮至秦政之季火延崑岡士無
唯類蓋積忿深而得禍烈也是以君子道中庸
而履謙卑滿則受概亢則召悔讀孟子者所當
深省也

孟子器宇正自寬平言語行事極近人情不見
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
有處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
之婞怒故去齊必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
子之矯情故交際亦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

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于墨者不以爲異
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圃亦可臺池鳥獸
亦可好樂亦可好色好貨亦可故曰人不足貴
政不足諫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
謗不遇於魯而未嘗怨其沮已以王驩之佞倖
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莫雖往返不言而
終不激小人之怒嘗不悅于公行子之家而從
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之
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

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以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鋒芒太露，然則必如小人之無忌憚而後可者矣。

當世諸侯惟梁齊最盛。梁惠王席武侯之業，齊宣王承威王之餘。國富兵強，又能卑禮招賢，故孟子往。惠王晚年喪敗，不自悔禍，嗣君不肖，孟子遂去。齊宣王質美好士，故孟子居齊最久。母喪歸葬，喪畢復反，蓋深有望于齊宣也。故曰廣

土衆民。君子欲之。孔子當春秋時，不悅于齊魯，而大國莫如楚，故徘徊于陳蔡之間者十年，意常在楚也。世儒顧謂孔子夷楚，謂孟子遊齊梁，欲得志行乎中國，皆迂闊之言也。

孔子在春秋時，人目爲東家丘及門之士。如陳亢謂子貢賢於仲尼，戰國時百家鼎峙，六經未表章，而孟子能卓然獨信，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願學私淑，其識量度越人遠矣。

人性皆善，此理直截易簡，非如後儒遷就體面。

之說也。其曰人皆有四端，皆可爲堯舜。孩提知愛，知敬。聖人先得我心同然。此等議論，千古昭揭。如日月行天。

孟子言性善，原于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性善之原本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此子思受指于夫子者也。孟子因夫子子思之說。故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故者以利爲本。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本達道之本旨也。

養氣知言不動心之說。前此未發。養氣卽論語三戒也。知言卽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不動心卽無可無不可也。大抵七篇之言無一字不淵源于孔子。孔子之道得孟子大明。有孔子則不可無孟子。

人性與天地萬物渾淪爲一。非可析而爲二也。大學中庸二篇所言約禮之學。非離禮單行也。孟子學本中庸直指心性。爲後世理學嚆矢。當其時。百家簧鼓。六經榛蕪。欲正人心。不得不示之的。及孟子而後。六經尊嚴。大道廓如。盤錯旣解。則當善刀而藏之。以嘿識于無言。日日出矣。而行猶秉燭。理學諸儒。所以偏執語上。與世不入。非獨世人之咎也。

聖人大而化之。無行不與。當體是性。不須更言。

養性隨處見心。不須更言存心。孟子諄諄然與論語嘿識覺稍隔。但七篇無存心養性亦只是一部爽快文字而已。與諸子何別。後世何緣得知孟子。

論語多言仁。孟子多言義。論語道廣而大。仁爲至。七篇法嚴而精。義爲至。惻隱之心。雖禽獸亦有。羞惡之心。惟聖賢能充。大小之分也。論語與左賢論學問。故包羅大。孟子爲世俗立廉恥。故

切劑精

荀卿謂人性爲惡。孟子謂性善者。雖惡人亦善也。凡妄不自生。依真起妄。人性之初。肫肫惻隱。一切殘忍刻薄。依惻隱之心。逆流而出。若性本無惻隱。如土木無情。又焉有殘忍刻薄之事。太虛無一物。然後萬物發揮。若人不失其太虛之初。則萬象總歸太虛鏡體。本明而後塵生。若鏡無明體。不明安從生。此可無疑于性善之說。而知荀卿之爲妄矣。浮屠本夷狄。猶稱人性妙明。清淨本來。與吾聖人未發之中。繼善成性之旨。

不違荀卿自謂知道。乃謂人性爲惡。識尚不如浮屠彷彿。焉能窺孟氏之藩籬。而肆言無忌。可謂不智矣。

史稱齊宣王好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于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并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多至數百千人。孟子仕齊。與之同時。道不同。不相爲謀。而能會。洪包荒如此。今檢七篇。無一語及稷下諸人。卽夫子不答南宮适之意。好辯則距楊墨。亂德則惡鄉原。夫距

楊墨距其無君父者也。惡鄉原，惡其賊堯舜者也。君父之倫正，堯舜之道著，百家之口不辨自塞。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世儒徒知孟子之雄辯，而未窺孟子之慎密，非精于學孔子者，而能若是乎？

天下善惡之途，由人心術分；人心之善，惟有仁義；人心之害，惟有不仁不義。故墨翟一念爲人，必至無父；楊朱一念爲我，必至無君。凡人不仁不義，皆生于心有所爲。故淳于髡謂先名實者爲

人後名實者自爲。稷下諸人所見。惟名與利。其
爲人卽墨。自爲卽楊。其究至于捐仁義背君父。
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七篇以正人心。距楊墨。明仁義。
爲本。此其日與稷下諸人辯。而世儒未有能窺
之者。故七篇之書。未易讀也。

七篇大旨。不過人倫日用。孝弟言行之間。初無
奇僻之譚。此孔氏之正脉。中庸之的旨也。宋程
朱諸子。表章而誦法之。使後學知指南。其功比

于孟之于孔亦天所以報孟子者與

七篇之言近而遠淺而深疏暢條達而詳允精密不爲鉤深索隱之談而肯綮盤錯會通無迹乍讀曉然明白三復紬繹有終身誦之而未能領畧者信哉知言之聖諸子未能彷彿其萬一也

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允明謂孟子之文不爲囁刻斬絕之言而其雄不可犯朱元晦

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爲知言

按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註云七篇并外書
四篇爲十一趙岐云外書四篇善辨文說孝經
爲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今外書無
所考見荀子引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
攻其邪心楊子引孟子云有意而不至者有矣
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劉向說苑引孟子云人皆
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鮑照河清賦頌序
引孟子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此數語七篇不

載儻卽所謂外書者歟

秦漢而來推尊孟子莫如韓退之以爲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傳知言哉司馬遷以孟子與慎到淳于髡荀卿墨翟諸人同傳其敘孟子事寂寥數語而以騶衍贅之又云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今檢七篇無梁伐趙之事大王去邠本告滕文公語都非實錄司馬遷之潦草鶻突多類此

孟子文字疏宕然往往有不盡之意不似他人

語疏宕。意便盡。論語章章有餘味。爲其簡短也。如孟子墨者夷之等大篇。亦是論語風味。

孟子文字快利。其中有一字爲一句者。行雲流水讀過。人殊不覺。如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旱字當自爲句。知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字當自爲句。則怒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去字當自爲句。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宮中。舍字當自爲句。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可字當自爲句。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往送之門往字當自爲句。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是字迫字當各自爲句。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知字當自爲句。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出字當自爲句。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言字當自爲句。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歸字當自爲句。

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無据。祇据七篇中義理文字。與子思中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居下位不獲乎上一章。

文字義理全同。又禮記檀弓載子思對魯繆公問舊君反服與孟子對齊宣王舊君有服同而孟子又自謂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故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近似。而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爲衍。趙岐註孟子及孔叢子書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按孟子自言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思爲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與夫子同世。

後此百餘年孟子長而受業安得子思尚在乎
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
公立又三十七年元公立又二十一年繆公乃
立上距孔子沒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爲繆
公臣計其時年已老故告繆公語多質直蓋年
高爲繆公所嚴事者也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
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氏譜謂孟子卒於周赧
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
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

山古堂集
二ノ言
親授業者誤謂受業於其門人者緣飾於私淑
諸人一語亦誤詳具孟子說解離婁下篇
之澤章